

玉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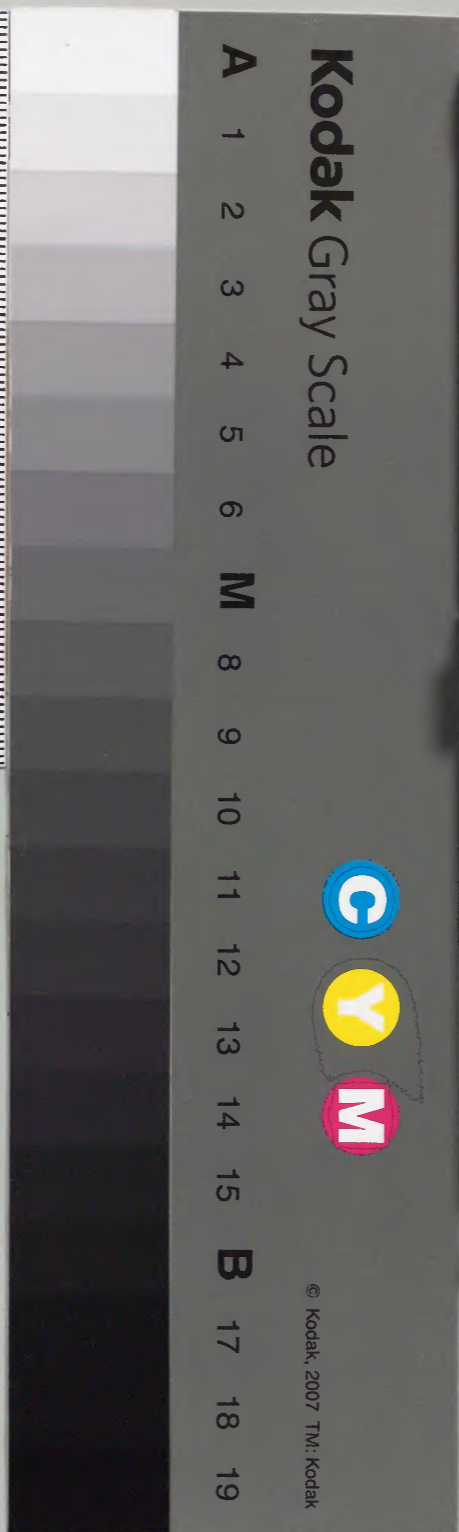
通鑑答問 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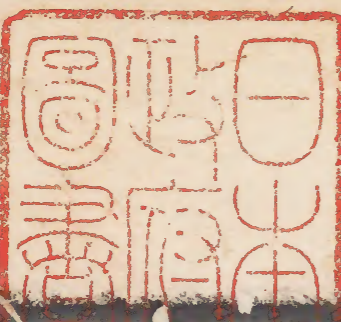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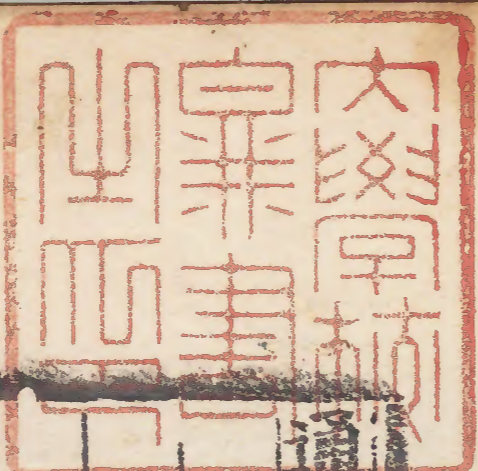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九	類
五八	九八	〇	號
冊	架	函	號

唐文同白		漢
三九	二九	冊
八〇	五八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980
冊數	58 (58)	
函號	366	15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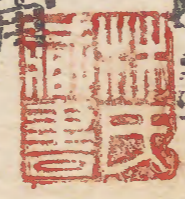
通鑑答問卷第一

淺草文庫

周威烈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或問初命晉三大夫為諸侯通鑑何以託始於此曰春秋書王曰天王言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疇行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夫君臣有義天之所叙也爵罔及惡德天之所命也有天子而有諸侯有諸侯而有大夫尊卑有倫

上下有差天道之大經也魯桓之四年桓王之十二年也天王使宰渠伯計來聘魯桓弑君而立天討不加乃使冢宰聘之春秋名其宰以見貶然猶有望於天王之討有罪也莊之元年莊王之四年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篡弑之罪終其世不誅惡稔而自蹙又追命以寵之是謂壞法亂紀弗克若天矣故王不書天言瀆三綱而蔑天道也不寧唯是晉曲沃以支子封是亦大夫也武公弑晉侯篡晉而有之凡在官者殺無赦莊之十六平僖王之二十八年也王使驪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見于左氏傳而春秋不

言是詩晉未與諸侯之盟會魯史所無則春秋不而言也天子刪詩於唐風無衣見之無衣非以著晉蓋周之失道也曲沃篡國不敢自安待天子之命然後安王乃受賂而命為諸侯殉貨利以致彝倫君臣之其大混亂幾何不為禽獸也亂臣賊子自是接迹於天下夫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有魯桓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曲沃之命而後有魏趙韓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晉武之穆也周之東遷晉馬依王不恤同姓爵其賊臣始於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命三大夫而

文公之晉亦亡通鑑之所始春秋之所終也春秋因魯史寓王法非王之法也天之法也聖人以天自處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春秋筆絕而有通鑑焉天叙有典無古今無治亂與天地相終余是以著莊僖之始亂而慨威烈之不復振也

又

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不可續也史則終古無疆通鑑始於三晉蓋以續左氏也及朱子為綱目之言綱目效春秋目敘之也以經法為史法聖人信起死而後生者皆司馬公也

編年參以宋子之筆削此窮理致知之要明春秋之義以讀通鑑其庶幾乎或曰史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讀史之言也或曰胡氏謂三盟會於大夫而悼公之政急之惡章荀躒出會魯昭弗歸一疑冰堅垂及百載其事可得聞鄭志滿而怠襄之十四年會于也士勾主之會伐秦十有三國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士勾主

大夫專焉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襄之十六年平公初立為渙梁
在而大夫盟則荀偃之為也春
靖公之廢其幾已兆于此崔杼
也平公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
可以復霸乃受其賂許之成春
王綱之細解而亂賊之網漏也
公在乾侯而意如會荀躒于適
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躒也與之
晉無王而躒無君矣晉侯亢不

公何以宗諸侯乎
會十一國之君皆
特書之出公之奔
君襄之二十五年
能執崔杼戮之晉
書同盟于重丘傷
孫意如出其君昭
昭之三十一年也
會昭公終於不納
獎亂人弑君不誅

逐君不討不知冠履易位還自
鞅入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
厥罪惟鈞鞅有韓魏之援復
鞅歸于晉志三家之篡自此始
蓋不得已人君監此謹於微而
早辯朱子所謂先幾也賈生曰
於未萌起教於微眇嗚呼可不
晉謂范中行知魏趙韓也范氏
昭子吉射五世中行氏荀林父
寅五世智魏趙韓共攻范中行

也定之十二年趙
鞅歌以叛鞅寅吉射
丁絳春秋書曰晉趙
也胡氏謂王之命之
矣謹微者易所謂
禮云禮云者責絕惡
謹哉劉向曰六卿分
士會武子始為卿至
桓子始為卿至文子
而分其地四卿顯晉

孫文子蹠蹠之孫宣子甲生重衣子瑤魏趙韓滅之魏氏畢萬之後莊子絳始為卿以之孫襄子曼多曼多之孫桓子駒駒之孫文侯斯以之孫趙夙之後成子襄始為卿衰之子宣子盾盾之孫簡子鞅鞅之子襄子無恤再世至烈侯籍韓氏以之孫萬之後獻子厥始為卿厥之曾孫簡子不信不信之孫康子虎虎之孫景侯虔古有世祿無世卿晉之卿以世卿也故曰權臣易世則危

智趙立後

或問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初起義而原二家興替之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秋之法也魯聲子仲子生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于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二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之日而在立後之初言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豈非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在春秋景王之子猛子朝天下之辭也晉獻之申生奚齊一國之辭也滅孫統之奔因季氏叔孫豹之卒

以豎牛一家之辭。雖然智瑤不仁而多才信乎不
 仁矣。趙無恤焉得。執之服未除即以銅梓擊殺代
 王而取地。其姊曰。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
 恤為之不仁之極。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
 幾於殄絕。瑤如袁紹。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
 不仁則一也。或曰。則天理為主親親。仁民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
 不存則人欲為主。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
 也。仁則公可以與天。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禽獸不
 遠。智趙之勝負如如。角鬻觸如蜉蝣朝暮何足算者。

尚論古人而不切。者察雖五車三篋談詞如雲於
 吾身心。奚與焉。學古
 心善念一動便須去。拓惡念一萌便須剪除。凡為孝
 弟忠信為禮義廉。為剛毅木訥為寬大樂易為喻
 義之君子。鄉黨所首。慕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
 行行之。凡為邪說異。行為貪憚忿類為巧言令色為
 操切刻薄為喻利之。小人鄉黨所鄙。幾此不仁人也。
 我則如惡惡臭如遠。鮮虺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
 豈徒榮辱而已。福禍。決焉。人毀別焉。讀史能識趨嚮
 審好惡方為有益。

三言

問卷一

五

衍

簡子使尹

鐸為晉陽

或問簡子以晉陽為保障何也曰晉陽趙之私邑猶
衛孫林父之或魯季孫之費有城郭溝池之固與君
抗衡者也夫子行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曰邑
無百雉之城於是墮也即墮費使夫子不去魯則成亦
墮三都皆毀而公室強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
大夫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篡魯夫子之功也
趙鞅據晉陽以叛地形險要鞅以為董卓之郿塢子
取桓温之姑孰使擇人以守之私其黨於己也私其
利於子孫也始之董卓子繼之尹鐸減戶輕稅此曰

氏行

收民心

法何足美哉

鞅殺鳴犢空其國無活子以私其君豈曰能賢莊子
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蓋有激而
云其簡子之謂乎簡子嘗問季氏于史墨墨曰魯君
世從其惡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斯言非為季氏
所以箴簡子也是故國有大城則害於國本弱尾大
不奪不履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天險云者君君
臣臣截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爾晉君
若贅旒不撫其民昔也曲沃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
君今也晉陽之民知有趙氏不知有君天險失矣君

晉

卷

七

不君臣不臣雖有地其得而保諸

宴於藍臺

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敬則不侮春秋書齊侯敗于鞏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買代曹以重丘人之詢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瑶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果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恐耻以有為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

其顛
物畢
在簡
愚曰
為過
學

覆宜哉怨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瑶不能用而策可以為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段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戲者有心而為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為善

智伯請地

或問
孟談
二字

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何以不若段規任意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悞盡之違智國之諫見其悞求三家之地見其貪

以慢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孰梁於康莊奮爪吻以搏且噬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速怒敵者其變速襄子舍長子却鄆而走晉陽知人知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計未聞以水佐

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為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為汾水戰國策以為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纒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哉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締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
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
辨士遂以為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
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
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弗
置其後魏竟以之口樊噲之灌廢立韓信之壅滹水高
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惜乎梁武之淮堰十
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漢馬不感於心南
唐之臣有獻危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氓海四百
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怍也湯武救民水火

之出焉嘗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為不仁者之戒
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等

司馬公論才德

或問古有君子小人之辨無才德之分司馬公謂德
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何也曰邵子曰才之正
者利乎人而及乎身才之不正者害乎身而及乎人
十六才子之才才難之才合乎德而言程子所謂才
與誠合者也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去乎
德而言漢史所謂不仁而多才者也與其得小人不
若得愚人言小人之必不可用也利口之畜夫不如

少文之絳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小人之
 才古所謂不才子也焉攸用鄧舒以三雋才而亡荀
 瑶以五賢於人而滅才勝德者亦何利焉德本於性
 性無不善才稟於氣氣有善惡司馬公云聰察彊毅
 之謂才此言猶未之盡君子聰明洞達小人則便佞
 苛細而已君子剛毅有守小人則色厲內荏而已君
 子小人之才不可以一槩論自學者言之才不可強
 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豈於德而歉於才不夫為君子
 必有才而薄孝悌輕仁義弃忠信捐廉耻終為小人
 之歸而已矣

豫讓

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又事智伯焉得賢曰傳謂其
 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禮曰道合則服從
 不可則去賈生謂反君事讎非也攸之戰國策豫讓
 畢陽之孫畢陽亦義士送伯宗之子于楚事見晉書
 讓無忝厥祖矣胡明仲謂讓無所為而為善真義士
 也千載之下有知心者自古皆有死讓至今有耿光
 彼背義忘君若唐六臣之流亦少媿哉

魏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
 之廬必式

或問朱子曰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若田子方
非其倫也文侯俱以為師子方言行亦可致乎李克
謂子夏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此不言師于子
何也曰史記六國表文侯十八年受經于夏儒林傳
云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皆受業於子夏韓文
公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
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孟子云古者不為
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嘗攷其在魏之事文侯問
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子夏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君之

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聞子夏之言宜知樂之本矣
何為審於音而龍耳於官猶待子方之規倣也無乃
而不繹歟莊周言子方侍坐於文侯稱其師東郭順
子此寓言不足據周之學非子方之學也貧賤者驕
人其言近乎戰國之士似非子夏門人氣象先儒謂
以富貴驕人固非矣以學問驕人亦非也有周公之
才而驕猶不足觀曾謂貧賤可以驕乎說苑云子方
侍文侯坐太子擊入見賓客羣臣皆起子方獨不起
文侯不說子方為擊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文侯曰
善擊誦其言而請習之從容諷諭異乎貧賤驕人之

對也呂氏春秋謂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則亦嘗師之矣文侯請相之而不受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秦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不可加兵秦乃按兵不敢攻此班固所謂優息以蕃魏者也三子言論風旨藹然可挹文侯之賢亦淳泗餘教引翼而輔成之西河魏土有段干木子方之遺風到漢猶未泯孰謂儒者無益於國哉儒效之不白久矣昔者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所以過於桓公也小相則曰成

與壤駟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如相三士霸哉是故有敬賢之名必有用賢之實雖然文侯之相魏成以能達三士也漢武號為好儒不相董仲舒而相蔽賢竊位之公孫弘其不逮文侯遠矣其賢哉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

或曰鍾聲不比乎左高何謂也曰書大傳云天左五鍾右五鍾謂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六

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鍾皆應入則撞一樂賓左五鍾皆應注謂黃鐘在陽西五鍾在陰東一鍾在陽以周官攷之王宮縣四面諸侯則諸侯南面不縣鍾而左右之鍾其曰歌鍾二肆則十二鍾皆全矣凡樂樂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左五鍾謂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左而不亢文侯謂左鍾當下而高所以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何謂也曰天子之上下警備在左右王中心無為守至正諸侯

警備之道宴必有師二之謂則天子諸樂之官則律呂之職也平公飲酒鼓鍾知悼子在堂嘒也天師也不以詔宰夫酌而飲之樂官不可以不正也如是耳目心之樞機也耳之聰不審於官而審於音則為聾矣耳之不聰心安得正此用子方所以進規也豈唯鍾哉騶忌曰大弦濁而春孟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音調而天下洽夫陽居左而欲下猶宮為君而其音濁也陰居右而欲高猶商為臣而其音清也

易大臣以九居二剛中以正其君人君以六居五虛
中以接其臣上下交而志同所以為泰故曰音聲遠
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文侯謂李克置相非成則璜

或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之對如是行也曰宰相後
又列于庶位相之職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居人之
法也魏成所進者賢崔璜所進者能此璜所進者不
成也李克辭不別白意有涵蓄崔璜以此雖亦不
既而釋然遂謝去克之言傷游不迫上足以
下足以感羣璜蓋養其心有道矣克學詩者地

傳曾申申傳李克師爰淵源深於溫柔敦厚之教夫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心平氣和出言有章克可謂善
學詩矣戰國之君唯文侯好學倉唐對文侯以畏風
黍離之詩遂復太子擊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
君文侯君臣父子之際藹然禮義之風何其盛哉學
者誦詩而不能消鄙倍之氣使易直子諒之心生雖
多亦奚以為

文侯以吳起為將

或問吳起之薄行而文侯以為將將以不不以行變
曰否古者天子六卿即六軍之帥也大國三卿即三

軍之帥也比閭族黨之吏即伍兩卒旅之長也舉之以德教之以行文武之事一也晉謀元帥猶以禮樂詩書為先用之禮義則順治然後用之戰勝則無敵冉有之用矛樊遲之為右有若之與攻吳皆闕里之高第也戰國之初氣俗一變文侯賢君也子夏子方干木談詩書于內吳起樂羊執干戈于外搢紳介冑已判為二塗知吳起之無行而將之其意必曰樂羊忍於食子而成中山之功何以禮義為吾所取者權謀而已夫三綱軍政之本起之為人三綱幾絕求忠臣於孝子文侯豈未之思乎自時厥後魏之武卒雄

於諸侯以桀詐桀爭尋常以盡其民孟子所云孝悌忠信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視為迂闊之空言其端自文侯啓之魏無知薦陳平謂尾生孝已之行無益於勝敗之數翟璜之進吳起樂羊亦魏無知之意不可以訓六國卒并於虎狼之秦不仁者將而為白起之殘暴不義者將而為章邯之賣降噫師之上六小人勿用趙趙武夫公侯于城中林純一之士也古風寥寥而生民之塗炭極矣抑余又有感焉吳起學春秋者也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夫起也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申即曾西也曾西不

為管仲真得聖門心學起亦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故有在德不在險之說然而大節既虧它美莫贖兵家宗之而儒者羞稱之詭遇之獲翰音之登奚取焉起之春秋猶張禹之論語孔光之尚書也學者不可以不戒

趙烈侯好音

或問為邦必放鄭聲夫子之謂也鄭聲之惑人若是其甚歟曰朱子謂鄭聲之惑人甚於衛故夫子獨以為戒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所謂鄭聲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自春秋時列國好鄭以女樂賂晉一

悼公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之矇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夫子惡其亂樂蓋傷雅樂之廢也烈侯賜歌當田政荒而賞濫相國之所當諫也公仲連稱疾不朝將以悟烈侯未知所以救其失也番吾君一言而進三士格言至論薰陶涵濡而烈侯之非心邪念冰融雪釋與正人居其益如此孟子有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公仲連近之番吾君趙之縣大天也公仲連虛心以從番吾君之言烈侯虛心以聽牛畜荀欣徐越之言相有進賢之美君有改過之美進

趙烈侯好音

卷一

十六

賢以正君改過以正身君臣兩盡其道可以為百世之法諸葛武侯以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而進盡忠言為攸之禱允之任其知此矣

盜殺楚聲王

或問史之書盜何始乎曰春秋襄十年盜殺鄭三卿書盜之始也盜賤者也戕其君自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始春秋之末戰國之漸可以見世變之愈降矣蔡猶曰小國楚六千里而君臨之盜肆行無所忌其臣無孔父仇牧以孰何之君子謂楚無人焉若猶有人千乘之國公宮有守旅賁有孰敢齒馬斃芻者矧

敢致難於君乎為君者得道以持之臣民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何可戕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便辟側媚罔有昵比則能守其身以守國矣

安王

號山崩壅河

或問號山崩何以書曰國主山川幽王之一年岐山崩宗周之將亡也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定王二十一年梁山崩春秋為天下記異故不言晉穀梁傳謂壅遏河三日不流天下之大變也自是王室夷于小國所存唯蔡與號諸侯眇

之委裘弁髦爾威烈二十三年九鼎震至是虢山崩周寢微寢滅不可支矣虢山在今陝州陝縣臨黃河是時屬魏為河西之地魏將為秦一國之異也然非一國而已山崩川壅地變動於下周將為秦其兆已見董子有言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天子微諸侯橫大夫僭綱常淪斁人紀不立志壹功氣山川其得寧乎

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田和求為諸侯王許之

或問史記世家田恒曾孫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

年表每歲猶繫康公之年何也曰田氏之無君久矣晏子謂禮可以已之而景公不用夫子在魯請討田恒而哀公不從弒泮之罪不誅篡奪之勢已成康公遂有海上之遷又二年田和會魏楚衛于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亦大夫篡立者為之請於王威烈王既命晉三大夫矣安工之於田和烏得而勿許天下之疆國七大夫之篡立者四君臣尊卑之分文武封建之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問政於夫子夫子對以君君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正紀綱辨上下謹履霜堅冰之漸則田乞田恒不至於弒二君康公不至於食

一滅矣太史公年表猶繫康公之年齊者師尚父之國不忍遽絕之此春秋存陳之義論語興滅國繼絕世之意

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

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脩德于己設險于國二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春秋滅下陽不繫虢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國矣恃險而不脩德固敗亡之也地險不保而曰吾脩德而已狡焉

思啓封疆者何以禦之是以五峯胡子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起兵家者流然嘗學于曾子故能為此言非能踐其言也太史公曰起說武侯以形執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子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雖然起之言所以箴武侯之失也魏表襄山河非無險也武侯適嗣不定子瑩與公中緩爭立國幾亡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裨城壞無獨斯畏德義不脩孰大於是瑩且是為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而孟子仁政之言聽之藐藐險可恃乎吳起

雖不能自行其言而言不可以人廢

魏相田文

或曰田文之為相於主少國疑果能當其任乎曰田文者呂氏春秋以為商文其事迹無傳焉商文以主少國疑自任意者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歟然世子國之本也武侯不蚤定及其沒也二子爭國韓魏合兵欲兩分之幸其謀之不協否則魏之亡可踰足待也未知商文嘗言之否乎抑言不行而去也唐褚遂良言於太宗謂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擬暮言於宣宗以未建儲副為憂終有承乾泰之爭聞

長宗實之矯擅其事與魏略同商文不能銷患於未萌不足稱也其後公叔為相說吳起而逐之起去西河而泣曰西河之為秦不只矣西河入秦魏日以削則公叔之為也進賢無魏成知賢無李克武侯之棄至武侯而衰商文無不謀豫計而虛言自矜未可以為信也

韓滅鄭

或問韓何以能滅鄭曰韓受公智氏之遺獨取成事以規之謀也規之言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

也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用臣言韓必
 取鄭矣以春秋收之成臯鄭之虎牢晉楚爭鄭勝負
 夫焉習氏取之而韓有之鄭無成臯夫巖邑之險其
 國乎韓之徙都即鄭之都也今為鄭州之新鄭舊
 而韓之興以此韓之无亡亦以此鄭在河洛之南中
 國既塞要害之地春秋時受兵之多莫如鄭或國
 受兵之先莫如韓范雎相秦首建遠交近攻之策
 秦韓以執天下之樞取南陽而太行道絕矣秦
 取秦而周亡矣取秦陽成臯而韓納地交
 韓而天下者因拾取五國若振稿然

得者喪之端

周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

或問齊之朝周亦可稱乎曰王室於諸侯猶衣服
 稱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春秋之時諸侯朝王者鮮
 魯魏為秉周禮而朝于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不
 而言知是以天子之尊於齊晉楚也至於叔孫得
 臣仲孫蔑叔孫豹如京師者不行而遣大夫是待王
 室不若齊晉楚也昭公之後雖大夫亦不如京師者
 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魯君可勝誅乎魯猶是它國可知田齊以篡得

而能尊王所謂盜亦有道視魏趙韓之無王彼善於此矣齊晉舊君之國一城田氏待康公死無後乃以其城三晉不待公之沒廢為家人奪其城而分之又在田氏下矣世道微人欲橫流之中猶有一分天理如大冬閉塞陰崢嶸而一線之微陽尚存君子非予之也見及心之不終泯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未懼則為亂賊既懼則不絕其遷善此忠恕待人之意

顯王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

或問以首計功以萬數級古有之乎曰古以至仁伐至不仁大雅云執訊連連飲馘安安而已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殺人之多莫慘於秦自石門之戰至赧王之末史策所書用兵斬首之數凡百四十餘萬無辜籲天發聞惟腥始皇雖一天下失之如反掌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甚矣秦之不仁也秦法有軍功者受上爵荀子謂五甲首而隸五家魯仲連謂棄禮義而上首功秦受於戎周公所膺也其捕刈黎萌者廢人之獨禽楚氏之縛草相繫之祀其克永乎秦既戰勝王賜以黼黻之服

夫服章天所以命有德也爭地爭城不式王命日尋于戈糜爛其民乃以天命施之天討是賞暴也自是毒燎雷歆如烈火沸鼎生民之類幾盡蓋始於此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秦可謂非人矣

衛鞅徙木予金

或問衛鞅立信於徙木亦有取乎曰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武王博信明義信所以行仁義也是以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服於鈇鉞鞅之立信將以行苛刻之法爾古之為政者不設法之必行也三王法令俗於人情而後行之下令必順民心也

民相收司連坐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合人
 情不至步過六尺者有罰至及於道者被刑順人心
 否乎易之章曰巳日乃寧華而信之又曰革而當其
 時乃亡法始伏犧而成乎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豈見西方而鞅入秦為妖芒以掃
 滅帝王之迹伏犧以來之法至鞅盡變矣晉文公伐
 原而示之信晉本無信而示之以為名也鞅豈有信
 者哉詐魏公子印襲而虜之無信可見矣一旦以徙
 木之賞愚其民夫先之以義則民從化未聞誘之以
 利也民見利而不聞義秦俗之壞自此始教民以厚

民猶趨於薄歟乃教民以薄侯之入不孝出不悖父
子天性也而別其居告許姦民也而重其賞末流之
激借鉅取帝色父誅母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
以上爵傲其父兄禮義廉耻之維蕩然幾泯知有法
令而不知有詩書知刀筆吏之尊介胄夫之貴而不
知用儒術不待始皇李斯之坑焚而儒者已無用六
經已為弁髦土梗於是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
井牧廢誘三晉之民力耕使秦民應敵而兵農分秦
既亡而秦法千載猶在也帝王之法天理之公備鞅
之法人欲之私夫理難明人欲易流鞅為法自禍不

足論而以鞅為師者滔滔也士苟賤而為秦之士
吏切憤而為秦之吏民抵冒殊扞而為秦之民此
夫

申不害于韓昭侯昭侯以為相

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
執術以督責臣下號曰術商鞅為書號曰法皆曰刑
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涉漫韓非學刑名法術而為
慘穢少恩龜錯學申商於張恢生而為隋直刻深宣
帝如觀申子君臣篇而為刑名繩下然則申商之學
一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商鞅秦之李斯

阿二計以中容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
 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於是行實責益嚴一言喪邦秦
 之亡也怨焉此國脉之斧斨也命之董喙人心之三
 賊邪說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世之談者猶曰韓宣侯
 相申子而國治兵彊也英明如漢宣亦好之刑餘為
 周召法待為詩書漢自是衰故為君必法堯舜為政
 必遵先王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噫韓非李斯誅於
 前而錯戮於後學申子者亦何利哉董子明春秋一
 統之義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乃罷治世商韓非之言者其有功吾嘗見其

懼學者夸昭侯而慕刑名而崇仁義使
 之禍未已也是以論之

孟軻至梁見惠王

或曰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至梁見惠王曰魏世家
 惠王數被兵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故孟軻至梁孟
 曰不為臣不見豈非其招而往哉自邪說設行充塞
 仁義戰國之君知有強弱眾寡不知有禮義
 爭不息惟利是謀而仁義之言絕響孟子不得不
 本塞原深排而力開之仁義之效不遺其親不後
 君利之禍至於不奪不廢可謂深切著明矣仁義人

之之心利者良心之根莠大學明辨於末章孟子
 嚴以首簡不但世主不寤而學者存良心而窒利欲
 者亦鮮焉仁義有大爵之榮放利有多怨之辱宜知
 所擇矣習俗移人波頹風靡合汙自賤廉恥道喪雖
 謂七篇家習大學口耳聖賢之訓身心市賈之行
 董子正誼明道之言皆嗤點以為灰塵記曰人化物
 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吾為此懼學者欲學聖賢當
 辨志始辨志莫先於義利之趨舍喻義為君子喻
 利為小人為善則舜之徒為利則蹠之徒人之為人
 豈有仁義也否則人化物矣學者欲為人乎欲為物

秦伐韓拔宜陽

秦何以先拔宜陽曰此窺周之漸也宜陽在今
 韓之福昌縣東密邇洛邑澠池二敵皆在境內韓
 之險固之屏蔽也地有常險守有常勢黎亡而商
 完下無憂而魏滅故秦之拔宜陽志不在韓而在周
 周之不意久矣綿綿延延如髮引千鈞然建空名於
 天下之二楚觀兵而問鼎晉率戎而伐潁猶思君臣
 之分而不敵謀顯王之二十六年天子致伯于秦三
 十三年天子賀秦明年拔韓宜陽又明年天子致文

武胙於是秦哆然自大駸駸改物然而惠文雖攻取
 陽不遽取也慎觀之五年張儀言於惠文請下兵三
 川攻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案圖籍儀不願逆
 順之理反易天明恩肆其罔極欲并周有之秦以取
 蜀未暇也報之七年秦武成欲吞三川以兼周室
 言者甘茂伐宜陽大起兵拔之蓋不待墨城之意而
 三川之遠秦周之亡而成矣甘茂謂宜陽之險固實
 難攻也國策周君謂統方八里封士十七里蓋宜陽
 之險固實難攻也秦下宜陽宜陽之險固實難攻也
 宜陽之險固實難攻也秦下宜陽宜陽之險固實難攻也

通定韓之言如出一口非韓之憂也周之憂也
 之與也韓赫南仲薄伐西戎及其替也戎見其
 變於戎也之仁以戎報之仁亦以戎夫子是以有
 信之歎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或問齊魏皆大夫之篡立者二國相王在諸國之先
 何也曰春秋兵楚晉王皆夷也中夏於是始稱
 罪之首也是時齊疆而魏弱魏惠東救西秦之餘云
 安邑徙大梁之且與齊俱會遙名越號以正其志又
 改元稱一今見于竹書紀年蓋以張疆大之勢蓋衰

弱之實也齊威朝周假義而行猶知有三室之害
為借霸之舉可謂弗念厥紹矣自周穆之東日
隊眾星垂耀春秋書齊侯衛侯晉命于瀆晉命云者
亦相命而相推長是為霸者之始今也齊魏之為王
是為借王之始王綱失而霸興與霸圖亡而侯借世變
至是而極中夏晉為夷矣其後秦韓燕趙宋皆稱王
志屬今盈猶以王為卑也報之二十七年秦稱西
而致東晉之號于齊五十七年魏使新垣公說趙欲
而帝不聽而正也胡然而帝也三國皆稱王
而止亂檢惡熟至謂秦不稱王

蘇秦合六國從
蘇秦之言其皆曰不記戰國之事
蘇秦之言其皆曰不記戰國之事

問蓋予以公孫衍張儀為妾婦之道而不反秦
謂焉公謂合從者六國之利則蘇秦在所謂
蘇秦氏謂蘇秦學出於揣摩夫嘗卓然有志天下
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可入則為之此揣摩之術
也故始於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說秦秦
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其所以說周者不能
公聽之必先為說以虛六國之實燕文侯適吞而從

謀行爾君子莫取焉合從六國之利司馬公言言
之言勢非取蘇秦也夫以利言者亦以利而蘇秦
之說六國以利言言不以義理言孟子謂宋牼曰以
利說秦楚之王去秦楚之王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無罪而悅於利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言仁義戰國之君以為
然仁義之交為可久利交其能以平無禮義忠信誠
意之心此蘇秦之從約所以僅踰年而解也六國
君儻能循天理去人欲我以吾仁奉以其暴政以吾
義奉以其詩自反而縮求以勝秦則會不膠漆也

不金石而固我為湯武彼為桀紂率親附之
殘虐之國如秦駟水泮何一畏乎疆秦漢之初
也漢至弱也仁不以勇我不以力董公一
侯不約而從漢直楚曲於是分而天下遂定
子之言不用於齊梁及董公用之以成高祖之業
義謂仁義為迂哉惟仁義可以合諸侯非辯士所知
也春秋美蕭魚之會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賢於蘇
秦洹水之盟遠矣

漢觀王

楚趙魏趙魏伐秦

之誘辱身價國自臨危亡况能
師直為壯雖一旅可以勝不善
九國無能為

通鑑答問卷第一

通鑑答問卷第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燕王

燕昭王問郭隗曰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
先王之恥

或問燕昭可謂賢乎歟曰復讎天下之大義也記禮
者曰父之讎共與共戴天寢苦枕干弗與六天
天之恩此之義所謂民彝也周幽之禍申侯為之
宗志讎而六申揚之水之詩所以怨之侯之命無哀
者之辭周書終焉而春秋於是始若燕昭之為子可

漢世祖得一鄧禹而復高祖之業昭烈得一
諸葛孔明而信大義於天下有一賢與之謀可以興
家撥亂可以扶持綱常昭王得一樂毅以弱燕報燕
先君之恥而一洒之天衷以任人紀以立豈唯
國之賢君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齊之復下
梁游談以微虛譽焉耳昭王誠存之心招徠底動而
有為昭王蓋無幾焉昔者夫子作春秋正人倫在
理深罪魯莊無父而婚其讎楚昭圍蔡稱爵見
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矣夫椒之戰復父

報然也則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故春秋之
結昭而益明彼齊襄公何足以語此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趙公子成不變服是矣終不能固所守何歟曰
晉之變於狄久矣春秋傳曰晉人無信又曰晉人
虎狼也又曰晉所以三朝稱武臣力也風俗於此可見
晉戎狄之與齊拜戎不暇自曲沃兼宗國釁公身
以戰堯之遺風無復存者晉分為趙漢志云趙北迫
近胡寇民化樸長好氣為姦自全晉時之意也
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皆為亡明

趙孟既以此重之以胡服騎射純乎狄矣昔者晉
使中生在秦皇落衣之冠服已變荀吳與車
樂卒以數秋于六齒而車乘已變此胡服騎射之
也春秋義變古戰國之時變古者以古道不可行也
王不一以公是二帝三王之制度蕩滅無餘矣之變
法也一龍爭之衛鞅則曰反古者不可非也之變
也公一成事之武靈則曰事異而禮易皆是今非
之論也公子成始也不變而終於變從君之欲而
易所請不極其隨者歟然公子成已賜胡服
趙造又諫破原陽為騎邑牛贊又諫而武靈

意不可一言蓋自公子成之
變為其帶師比夫成周之
變聞用夏之變美未聞變之
在末周驅民於古在也武
丘之禍句奴在虞戶而
也等之於也天子緩頰
臣一古訓釋公虞而防內
克永世一通說傳聞

魏晉為

始昔也堯舜之衣裳
五季變為鞍馬控弦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滅中山而不能弭沙
於隨國為趙惠者非
蕭牆裏若脩身齊家
說命曰事不師古以

禮記卷一

而惠武二君不能保

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雖忠須以朱子而心益著者
者尚書終於微子其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微子
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自獻以
其忠而夫子謂之仁屈平亦之同姓諫而不聽郢將
為墟而東門將蕪不忍宗國之顛覆而從彭咸之所
居其後三代之秦亦流風遺俗有以激義氣也朱子
謂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
君愛國之誠心又曰所為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
生幸免之所可及噫斯言可謂知屈子之心者雖未
此干之仁然心之所安亦可以自獻于先王矣

敬賞宗國以微利達揚雄與之同立莽朝而不耻也
乃議屈子之湛身正道湮微薄俗瀾倒殆利者為是
死義者為非設淫辭以助揚雄者顧以通鑑不書籍
口噫朱子綱目所補有功於通鑑垂白注楚辭亦有
感而作者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三大夫以教為臣
之忠人莫難於一死而屈子蹈之聖人復起必從朱
子之言矣

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或曰戰國策楚太子質於齊太子辭歸齊王隘之予
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子獻地歸為王齊使車五

十乘來取東地慎子曰王朝羣臣皆令獻其計王
曰不可不與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常請
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請西索救於秦王以三大夫
之言告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發子良獻地於齊明
日遣昭常為大司馬往守東地明日遣景鯉西索救
於秦王曰善東地復全史記世家不載此事亦可信
歟曰蘇氏古史載之讀通鑑者可以參攷鮑氏謂慎
子能兼用三大夫之言其最優乎嘗謂世臣者封建
之根本公劉居西伯之宗之周官宗以族得民書云
以厥庶民既

家巨室與國同安危共存亡相維於不墜楚有三閭
曰昭屈景皆王族也秦約懷王會武關昭雖曰王無
行而發兵自守屈原亦止王母西懷王不用其言秦
留之而太子質於齊大臣欲立王子在國者昭雖以
為不義乃請太子於齊及齊求東地頃襄王遣昭常
往守之遣景鯉索救於秦三姓皆忠於楚是社稷之
臣也昭雖之忠與屈原同而頃襄之立亦雖之謀也
秦地之全昭常景鯉之力也四臣者真所謂世臣矣
古者世臣必有家學漸濡禮義之訓習聞忠孝之道
是以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

同之楚既亡而項燕世為楚將猶能為國效死至漢
初張屈景猶存而徒之關中則根柢深固可見矣後
世若江左王謝有唐崔柳易姓則為之佐命竊國則
為之奉國誨盜黨賊為斧斤以斷其國利蓄樂亡恬
不之怪故世臣不可以無學

趙肥義

或問肥義從君於昏不能先幾豫謀以止公子章田
不禮之亂及亂之作拱手無策而以死繼之不可謂
智曰世衰道微每生失節者多殉義忘身者寡若肥
義者雖亦可謂之殺身成仁亦可以愧臨難苟免者

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者肥義殆庶幾焉義之言曰死者復生生者
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又曰貞臣也難至而
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噫不食其言其猶晉之荀
息乎春秋書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書及
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荀息為奚齊卓子之
之傅肥義為子何之傅其君皆託以子而能守信而
不渝壹志而不貳夫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使肥義在春秋之時亦在聖筆之所取矣魏明帝託
孤於司馬懿而懿督之宋明帝託孤於褚淵而淵督

之反覆傾危棄信義如土芥則肥義其可嘗乎初公
子成之不肯變胡服也謂中國者聖賢禮樂之所教禮樂
之所用似非冥頑無知者聖賢禮樂之言出於其口
而沙丘之弑主父與李兌同惡是故口道先王心為
盜賊春秋所誅也觀乎肥義嘉其言之可為法觀乎
公子成知其言之不足取

楚襄王迎婦于秦

或曰秦之無道楚之不競司馬公之論至矣秦禮而
楚弱楚何以能復振乎曰少康一必足以祀王豈
四族足以殲之

何事不立甚矣

江南子蘭誤懷王者以為令尹信讒遠忠良

如燕昭求賢以雪耻乎楚人憐懷王如悲親戚頃襄

為人子當寢苦枕戈以終其身乃遊蘭臺馳騁

樂怠教其能如吳夫差使人立於庭不忘報越乎有

自立之志則荆楚之士必有脩戈矛與同仇者秦

大何畏焉昔魯莊公忘桓公之讎娶仇人之女秦

曰公如齊逆女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襄何其似魯莊也三緇不可亡五典不可泯有以

國斃而不從孝誠所感義氣所激因楚人之憤而

國斃而不從孝誠所感義氣所激因楚人之憤而

之楚直秦曲勝負自分且身與社稷孰重曰社稷重
社稷與人倫孰重曰人倫重去人倫無天理雖有天
下不能一朝居也况楚國乎彊弱以理不以勢頃襄
見事勢之弱而不知義理之彊也

宋滅滕

或曰滕文之昭也文公滕之賢君也聞孟子性善之
言問喪禮為國問井地當時以為行聖人之政自魏
文侯之後未有若文公者而不能保其國何歟曰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法之法也以成
敗為是非左氏之失也春秋江黃二國書滅胡氏謂

得正而斃焉於禮也合於時為不幸公羊子所謂
國之美詞上下之同心力也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為問
孟子對以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以齊人將築
薛為問孟子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又以
竭力事大國不得免焉為問孟子對以大王去邠以
守勿去請擇二者而處之蓋聖賢之心循天理之正
不取必於智謀之小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若以強弱利害言非
天理之正也故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嘗攷左氏傳
滕韋爾國服乎宋以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帥幾

曰滕吾役也是以終為宋所并天下無王小國先受其害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滕亡周其殆乎史記滕無世家孟子云世本有考公縶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宋之滅滕未知當文公之時歎抑其子孫也然觀去郕效死之對滕之勢已危矣孟子去齊在報之元年文公問孟子於郕懼或者謂為善之無益而忘也故發明孟子之意以扶天理正人心云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或問夏侯太初謂樂毅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以安國幾於湯武之事宋子則曰樂毅亦一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孰為篤論曰夫樂毅之言浮於實諸葛之言浮於實諸葛之言流何足以幾湯武之事哉燕昭舉國以委毅將毅耻於齊而築宮師騶衍惑於怪迂之說入海求僊志已荒亦豈能成王者之業哉齊湣暴虐而燕以此復讎弔民之師也王蠲在書邑則齊以晉邑式容閭者如是乎豈昭王之報齊非以為利也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入于燕昭王收齊國獲以歸人之稱斯師

也何義哉此無臣齊之伐燕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也
齊以是動天下之兵而毅不墜焉使騎劫不代將毅
亦不能定齊矣王孫賈振袂一呼齊人思舊君而立
其子即墨大夫效死弗去燕以力服齊非心服也兼
并易能也堅澁之難如毅其能凝齊民之心乎田單忠
義憤發堅守二城知勇相敵而不可攻非可取不取
以待其自歸也非縱蘇氏謂毅欲以仁義
齊國復立以人心之論樂毅者至宋子而
始定雖然毅雖未為仁義之

齊國之善用兵者所及
而對之也

樂毅奔趙

或曰樂毅之奔趙於君臣之際抑猶有未盡歟曰
報燕惠王書太史公謂齊之崩通及主父偃讀之
嘗不廢書而泣蓋毅於君臣之義處之審矣趙王謂
毅曰燕力竭於齊其王亡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
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以事大王也臣言獲戾於它
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以其後嗣乎噫美哉言乎此
毅之名所以千載不亡也世道薄彞倫毀士會晉之

賢大夫也奔秦而為上
撓史駢之謀誦趙空
楚巫臣之儔又奚害
倫也戰國之士朝必
壽為秦之臣或黨以
它邦者乎此義不
對呂布曰他日之士
聞望諸君之風而

曰單復

或問太史公附王

謀晉河曲之戰會對秦伯
敗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君臣之典叙於天而人之
存橫汗賤反覆樗里疾甘茂
或黨於魏或黨於楚矧違之
叛君要利習以為常漢去表
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
莫起者歟

於田單傳後而不為

春秋褒死節之義曰忠臣社稷之壽
以為守不以堅甲利兵之備禮義
金城湯池之險故一士可以抗百
萬之師一賢可以回一國之勢夫
忠義之心人皆有之必有為之
德者衛之復也倡於弘演楚之復
也倡於龔勝以一身倡天下之義
莫不風動雲集而從之前賢謂田
單之往以齊國非單之功也王蠋
之功也太史公推本其事二歸之
王蠋其意深矣意者秋書敗以懲
不武書叛以懲不執甚矣齊潘三
之無臣也向子軍敗而亡達子軍
破而走王蠋眈然一布衣

不食齊祿舍生取義視一死如歸凡析圭償爵者於是
發憤感概投袂枕戈以死乃麟蠲為之倡也義之
以王孫賈又繼之以即墨一大夫而田單得以成其功
義之動人也如是國於天 地必有與立真名對其義
其重倫絕厚風俗立國之 根本也

田單政教不下

田單之功偉矣功成一國量已盈河段曰去
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 一本心難保齊桓公
田單而聞信於再守 奈單而聞信於再守

莫如志之易滿心之難持

驕心則其氣餒有一怠心則其

此田單以三望之城而能與齊併以今齊之兵

勝秋魯仲連得於眉睫之間以為有空之樂無死之

心善已默察其心矣想其大寇若箕黃金橫帶其

揚揚其中索然無餘何以戰何以勝使田單能如

文子之後入孟之反之不伐張子房之無智名身功

護焉善思所以為深智也退焉善怯所以為大勇也

操存此心持養此心百戰而氣益壯百勝而氣益

無敵於天下矣於秋平何有蘇氏曰為將之道莫

治心

秦拔郢 楚徙都陳

或問楚文王始都郢今之江陵也白起一戰而拔
郢不可守歟曰荀子云楚汝穎以為險江漢汝穎
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郢都
振搖然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
道故也嘗攷左氏傳莊王時庸人帥羣蠻
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賁曰
師必懼而歸遂滅庸言樂武子曰楚自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

中微之篇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墮為君克勤以
三德故能霸中幸昭王一時吳入郢王奔隨隨反國
師陵師皆敗今尹子西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都於
郢改其政以定楚國為臣克忠以脩其政故能獲
存焉故其謀徙阪高郢將危矣吳之入郢郢已亡矣
君為安運亡為存君臣交脩之有道也頃襄之
敵莊辛謂左州侯右夏侯從郢陵君與專陵君見
乎雲夢之中不以國家為事白起謂恃其國大不
其政羣臣相妬諂諛用事良臣斥跡百姓心離城
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頃襄之急荒君臣之

於斯可見其失國遠矣宜哉屈平哀郢曰忠湛湛而
遭讒兮妬被離而鄭之此所謂善惡相攻臣亦
也蓋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君心也物有訖而不
可為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豈惡回風之所
作乎載之下讀者猶太息流涕也襄之十九年
上庸地二十年秦拔郢鄧西陵上庸房陵也
宜城鄧城也西陵安之雲夢也二十二年
秦已境堂與其能守乎都邑國之根本本
徒陳徒鉅陽三徒壽春既失鄧而後
其二徒都如蒙鳩之巢繫於葦葦待亡而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頌襄之謂歟

范雎說秦王

或問范雎信為傾危之士乎曰嘗云惟辟作福作威
戒其權不可下移也臣無有作福作威戒其臣不可
上僭也胡氏春秋傳云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
殺矣許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
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
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歸父家遺緣奉
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三享殺身許三鳳也鄭侯
寄館避元戴也惟殺生在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以是

高之范雖言獲侯無君而逐之亦為過也為用自定之功未足以贖愆愆文后之罪取剛壽以廣陶邑特小焉爾自古政在大夫祿去公室獲霜不戒納約不聞塞忠諫之路孤人主之勢此劉子政梅子真所為流涕太息也范雖其可厚非哉然而辛后之廢則非也子不可以絕母雖豈不媿類考叔茅焦乎昭襄不能防後遂虧孝道秦無儒矣何足以語人倫

楚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

或問楚太子自秦逃歸黃歇之謀也太子即位以歇為相然則相可以賞私勞乎曰相非賞私勞之官也

昔者楚有蘭子文為教士楚太子太子命尹皆一國之望楚以盛彊諸侯服焉頃襄去郢廢於危亡考烈之立也嘗如燕之招樂毅求天下之賢而相之乃私於舊恩不以德舉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黃歇挾功震主既得淮此十二縣又請封江東如二君於楚招致賓客以虛譽得其權陰疑水堅不可復制合從西伐秦不能救其敗去陳徙壽春不能扶其傾楚危若贅旒乃就封於吳陰為竊國之謀羊斟為黃亂巨賊子所未為而敬為之喜歌者楚之大盜爾荀卿大儒也為其蘭陸令

亦不善擇木矣成相之篇曰春申道經基豈論春申
行事若此道焉在哉既不足以繫楚之存亡而亂楚
之嗣寧焉然已不祀矣楚亡於女戎非秦也春秋之法
嘗言歌曰盜歌不足論也荀卿在道矣已惜哉

孔子順曰秦為不道義所不入

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繫環天下皆不至秦子順
亦義不入秦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
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晨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
輿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賢者不足與有
為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南樂以修酷為其濶張儀

以變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鬪是急是以
連寧蹈東海不為之民其視函谷若虎豹之窟也
子懷仁義之道子順為聖人之後其肯紆轡於咸
之郊乎荀卿嘗入秦矣猶以無儒而不留也昭王
儒無益於國坑焚之禍已萌牙於此時詩書雖未焚
而棄禮義捐廉恥無復詩書之化豐鎬忠厚之俗一
變而為西戎鷙悍之風豈足以稽天下士哉至賢未
嘗不欲道之行而去就行藏惟義所在子順謂義所
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子思以來孔氏
世守之家法也立儀如城如霸亦能守而弗墜謹謹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毛遂定從

或問毛遂定從於楚可以却秦而存趙歟曰楚失郢
郢秦已玩之於股掌之上考烈之元年釅邑于秦自
保其國猶懼弗言其能救與國之急乎平原君乞師
議從久而不決楚君畏秦故也毛遂按劍激之從約
始定曩者六國之從踰年而解九國之師仰閔不進今
以美犢之楚欲扞虎狼之秦則非敵也春申帥師以當
王然則非將也是時諸侯交臂事秦問之齊則不與趙
并失問之韓則上黨路絕矣問之魏則止晉鄙之救

帝秦矣一楚合從無益於勝敗之數也僅無魏
乎奪晉鄙兵以解邯鄲之圍趙其殆哉舍辯說之華
而考事迹之實毛遂定從不足為趙國之重春申
趙未嘗有却秦之功趙之不亡而僅存者魏無忌之
力也嘗謂毛遂片舌之彊抗楚則有餘矣趙則未也

白起

或曰白起知邯鄲不可再攻非以怨不行社鄲之
非其罪也曰仁人之兵禁暴安民而已伊呂之將子
桑古國與商周並以能救亂除害非以毒天下也吳
走商鞅戮於前報履以威有天道焉白起嗜殺家甚

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尤之亂不過此矣孟子曰
善戰者服上刑聖王所誅也天討有罪假手於楚
以滅之為不仁者之戒未足以償趙卒之冤然用起
者秦也秦焉能永其天命乎其後項籍坑秦卒二十
萬作俑若白起也不仁之禍不止一時暴而為之者
亦斃於東城殺人之多乃所以自滅爾天地以生物
為心人得之以為心人而不仁是豺狼也漢志謂
應各以類至信哉在易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
衆有容民畜衆之德而後可以行師故曰仁者

報王倍秦與信侯約從攻秦

韓非之生而與諸侯約從何其難哉曰韓非之生
秦為從甚年而舉是周滅於從也曰信秦曰
從則報王嘗事秦矣揚子云周也羊秦也狼
亦羊也約從其能存周乎報王之計謂坐以待
斃不報攻之可哀也已左氏謂王貳于魏王不可言
貳也謂三倍秦王不可言倍周之空名猶在諸侯之
上天下謂之共主作史者嘗存君臣之分朱子綱目
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此春秋法也文中子曰
禮豈敵於天命乎周之長世有禮以維持之也齊
晉二伯以尊王為名六國之懼畏大義而不敢犯秦

為不道而周以不祀然自此七年東周之君始絕始
皇稱帝以前海內無主三十五年禮之為國與天地
並信矣按皇甫謐曰漢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
此報三入秦之年也周亡而代秦者生於豐沛天厭
秦而監觀四方惟聰明神武而不殺俾作民主吁此
天之所以為天也

秦昭襄王

范睢蔡澤

范曰范雎抵巇傾奪以取相位何以克有終曰二人
未可以言明哲而智是以全身夫相非久居之官

龍利居成功伊尹恥之周公卜洛惟曰明農大
進退之瀆也沈諸梁老於葉陶朱公汎舟五湖勇
於不吝權亦曰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己者也賈生
論者死權竊福威之柄操之而不釋苟容持祿為
名為胡廣患失喪邦為李斯林甫小則身名俱辱大
則家國俱危可謂愚矣范睢鑒于穰侯主眷既衰亟
謀變計蔡澤倍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翩然謝
棄富貴如脫疑澤也激辭請說攘相印而得之然
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為睢謀也澤竟踐其言終
以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

其而噴揚升而枯彼部家覆餗者曾二蟲之無知張
華本德格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

楚襄王

遷京周君於陽人聚 楚滅魯

曰曰克商而微子封於宋西周既亡矣秦獨不能
後東周之七邑乎魯周公之後也將亡之楚餘威猶
四上乎曰秦紀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呂不
其之盡入其國蓋不韋封洛陽利東周之地而滅
之楚一滅之八年黃歇為楚北伐滅魯六國表云
黃歇為魯至十四年乃滅蓋封晉之時曲皇

亡亡至是并莒奪之黃歇封淮地而欲兼有其地也
漢梅福有言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塞也善
惡之報各如其事夫文武周公之國八百餘年禮樂
文物之所萃也不韋歎始率戎蠻以捕刈之東周亡
而栢鬻之秦為呂魯亡而祝融之楚為黃一盜臣亦
殄厥世滅人之國乃自滅也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
與天地日月相為悠久國之存亡矣與焉
始皇

趙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

用李斯謀除遺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
其君臣之計 秦多與趙璧巨鄭開金
言李牧欲反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
金勸王朝秦

或曰秦以賄勝趙魏齊以賄亡賄之敗人國甚矣
君之不明與臣之不忠與曰賈生言聖人有金城
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世之治也廉恥興焉世之
也寵賂章焉國家之害不在城郭之不脩兵甲之
多而在上無礼下無學不有奸貨無總于貨實言
所戒也會侯多藏貪人敗類詩之所刺也取部是

衛寶范鞅賂而昭公弗納荀寅貨而蔡侯從吳
之所賤也陵夷至于戰國風俗之壞極矣梁惠問
子曰利吾國而已蘇秦相六國曰位高金多而已
侯之散合從則以金公孫開之間田忌則以金馮
之間呂他則以金鄭朝之復祭地亦以金周君之
溫圃又以金利欲橫流趨者灑倒此秦之計謀所
行也使戰國之君昭德塞違疆志守度而便變不
惑其臣公耳忘私兩離其心而化貨利不能誘
斯尉繚之策將焉用之遠郭開后勝之徒為身而
為國也國為墟則貨可保乎其後張言之於秦將

平之於楚君臣高帝之於陳豨將皆用此術人心不
正見利忘義國亦曰殆哉故國之脩短在風俗國之
存亡在禮義廉耻秦之滅六國不獨用金計燔燬

初并天下

或問六國并於秦其無人以距秦乎曰秦自孝公以
蠶食六國謂漸吞滅之如蠶之食葉然六國非無
也也用之而不終言之而不聽也魏有公子無忌嘗
牛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而以讓廢趙有李牧嘗
秦軍于宜安走桓齮又破秦軍于番吾而以間誅

人有酒燕也為楚將陳勝吳廣假其名起事猶
民心齊有即墨大夫請因三晉鄆郢之臣以晉
之地以入臨晉武關而建不能用唯韓燕無人
士之說秦乃欲覆其六國荆軻之謀欲以一
弊呂政二國豈無人哉所任非其人故也韓亡而
張子房猶為秦人也其後六國皆復立唯燕後無
韓廣滅秦為三皆非燕之裔豈蓋秦以太子丹之
蓋鎮其宗也太史公曰燕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
之烈邪豈不曰周同姓諸侯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
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

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
狼亦未而加害延十五六年天下事未可知也
戴之下僅在呂政之無道閔召公之不祀而欲
存此所謂以之車桑好是懿德歟

天下為三十六郡

或明其建郡縣之得失前賢之論詳矣孰為三
乾坤之次也曰建侯封建之法與天地並立三
變實山有言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
國之君用民之力不滿歲三日什一而籍計古
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八與之為
其之為繼故天下壞也以是觀之封建天下之
事歸一人之私也柳子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
見賈山之言乎文中子曰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
民而責之以化謂郡縣之政也無定主則志不一
君無定民則心不純六國十羊用人比屋思亂之
一呼龍戰虎爭三十六郡鞠為盜藪中今之權
密細泗川之壯南陽之嶽不走則降三川之由會
之遙莫保要頭如木無根風搖漸放重以臨名城
隄防易之蓋險守國禮之城郭溝池以為固秦無

為一三急糧元解字內橫濱關門無結草之限落巨
無折柳之禦豪俊糜沸雲擾死者以國重十澤若蒸
昔者秦孝公及周代殷生民之禍有是乎夫一於後夏
共在者周封堯之效也正夫亡秦五胡後晉郡縣之
故也唐方鎮之亂幾於板蕩然衣冠禮樂待十國以
不更刻古帝王之封建乎郡縣雖迄今不變古者以秦
為公天下是譽築路為仁義也揚子謂秦之有司召
秦之法唐秦之法度及聖人之法度其知言哉

使黔首自實田

商自實田者杜佑謂阡陌弊而為隱蔽其地也

漢裂阡陌自商鞅始然行於秦而已諸侯自春
井田之法已壞晉作爰田則賞衆以田易其疆畔
魯初稅畝則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矣用田賦則二
猶不足重困農民矣鄭子駟為田洫而四族皆受田
子產使田有封洫而誘以伍田疇則溝洫廢矣晉欲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計而戎車是利則疆理廢矣管
仲作內政陸阜陵墮井田疇均楚為掩書立田以山
林曩澤古陵淳鹵疆潦偃豬原防隰阜行沃為九等
亦頌故周典之舊矣遠至戰國兵農實分魏齊楚
兩方惟富彊是務三晉地狹民貧草不盡墾蓋守信

王道之始魏志王以為遠滕文公問井地乎莫之行
 六律爭強國皆異政用兵塗炭而田無常主遷地流
 離而戶無土著是以為自實之令以提其款非但秦
 民兼井之弊也周制步百為畝商執更以二百四十
 步為計其地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變三故以
 此誘民耕而傾鄰國及始魯并天下水六斗之賦曰
 租二十倍於古法如牛毛頭會集飲茶元高馬志樂
 生之心適成之徒無獲白契望屋而食守令不能業
 能復之實曰乎古者制土域及十六有歸不獲
 一家同井不投比而均閭里有歲經教有

管子曰古者聖王
 設可成後世象效之臣猶有守文獻之括羨曰呂
 意卿之行王實是不師先王而亂其法也

管子書百家語

或問空新善事者卿而於誠經籍亦有荀卿之高談異
 論有以激之此蘇氏之言也弟子亦累其師歟曰荀
 卿善書其法曰三曰性惡也曰法後王也曰非子思
 孟子也此空新之罪所以分於荀卿也雖然斯之事
 苟無其猶其起之事曾子與吳起無行而曾子絕之
 然則荀卿之學其否乎嘗觀漢書李斯問秦四世

有務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
 事而已荀卿曰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
 義者便之便也今女不求之其本而索之於末此世
 之所以亂也李斯薄仁義而以法為便荀卿已知
 其亂天下非與之也且秦俗之為戎久矣穆公問由
 余謂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由余笑曰此乃中
 國所以亂也穆公賢由余而用之真以詩書禮樂為
 致亂之具矣李斯焚書豈非有所本祖歟商鞅之變
 法謂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理
 聖昭王時子產不習於詩書焉得不廢子產

是謂僞之名棄其所學逢君之惡以僞其
 持之淳乎越言殷周封建而斯以為三代之事何足
 法是亦由余商鞅之說爾豈荀卿之論激之乎昔者
 程楊之學之醇猶有邢昺陸業叛其師者焉君子不
 以議程楊也於荀卿乎何尤始皇方罷侯置守蓋咸
 三代之迹惡言殷周遂并其書掃除之阿意順指以
 苟一時之富貴而已韓非亦事荀卿述儒而學由商
 其言曰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
 師使其用於秦是又一李斯也荀卿之書曰非其人

而教之言以盜糧借賊兵也卿亦悔是歟荀氏門人多矣浮丘尚所傳是為魯詩大毛公所傳是為毛詩張蒼所傳是為左氏春秋三人經本於荀氏世未有稱述者徒以李斯為荀氏之疵吁孟子設科來者不距豈以竊譽為譏哉

阮諸生

或曰秦既燒詩書箝偶語儒服不復游咸陽矣焉得儒而阮之曰天地閉賢人隱孰有儒而入秦者乎秦無儒久矣侯上盧生謂始皇剛戾自用未可為求仙藥二生方士誕妄與徐福為儔故任被云殺術士非

禍也遷怒諸生納之陷穽以杜天下之口子產曰豈不遽止然猶方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譽謗滿耳虛美熏心萬民愁怨四海潰決而莫之告也扶蘇進諫而監蒙恬軍於上郡秦之亡自阮儒始矣博士七十人如故博士官所職之書猶在而號為儒者影滅跡絕兩生隱于魯四皓避于商山子房匿于下邳董公召三鴻飛冥冥以避增縲之害居鄴高陽智謀之士淵潛不見所謂備負之博士不過叔孫通諂諛媮合之流爾然挾書之律峻矣而孔壁之書淹中之禮由伏之口制實之心秦之法不能禁也誹謗詆

言之罪嚴矣而泗上亭長有丈夫當如此之志吳中
少年有彼可取而代之言秦之威刑不能加也吁亡
秦者非胡而亡於沙丘之少子滅秦者非儒而滅於
蓬上之耕夫禍秦者非六經而禍於上蔡相中韓督
責之一言壞秦者非詆言而壞於楚南公三戶亡秦
之一語呂政亦愚生哉

更為法律益務刻深

以問之苛法始以商鞅衷以李斯終以趙高刻而
何不在之極歎曰古者議事以制自

始著法經傳之商鞅連相坐之法
是幾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
過者謂之妖言極於斯高而民不堪命漢雖除秦
而蕭何次律令不過擴撫秦法而已秦有十夫
一與之路溫舒所以言深刻殘賊之敝也秦雖亡
餘虐至漢未衰有武吏有賊吏有禁吏有稽
吏有稽吏吏有欺往吏焉有豪惡吏爪牙之馬也
治得民果如是也嬴錯有言秦始亂之時吏所
者貧人斃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
所侵者宗室大臣也親疎皆危外內咸怨

不仁之禍自疎而及親自骨肉而及其身望良之喜
見富以重法矣噫三代以仁得天下其法莫之行也
是以不失天下其法不盡改也聖王不能無法而本
之以道德不恃法以為治也秦純任刀筆吏以行其
言法秦及斯高皆無遺類可以鑒矣而漢猶以法律
為言亦何便於此哉

陳勝吳廣起兵於蕪

或問太史公自序曰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
秦族亡秦族以涉擬湯武春秋豈其倫歟曰天下

無秦之虐如在湯火中秦亦秦民之湯武也撥亂
反正莫近於春秋陳涉起事而漢收之民得去大殘
蒙更生涉為之倡也太史公之言蓋未為過或曰匹
夫操天下存亡之權自勝廣始其然歟曰徂徠石氏
曰書云可畏非民民雖匹夫也有義勇有豪傑伊尹
曰望不忍然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於湯武故葉
氏曰然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起兵以
為秦豪傑矣夫是以聖人不敬侮於細寡蓋不可以
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為
無諸民也昏君庸主以革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

離然行斯言至矣秦既并六國所畏者句如獲之部
之不知小民之為敵讎所虞者豪傑誅之從之不知
豪傑之在則敵不寧是古者士傳言庶人諍百王
諍道人徇于路以采詩無或敢伏小人之收箴小人
思故言汝則皇自敬德此聖王所以長世也秦以斧
鉞屠天下之口其民深怨積怒不宣之於口而鬱之
於心是以一烈而不可禦春秋書梁亡心昏耳目塞
暴自亡也秦亦自亡爾

赤帝子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赤帝子所殺非怪歟通鑑曷為載之綱目亦有而
劉向歟曰漢高帝以仁得天下非以奇怪也果以奇
怪則魯魚故鳴何以終於覆亡也柳子山休符不于
行于其仁吾有取焉或曰班固語斷然若符旗幟上
赤獨于火德則信有符矣曰五德之運始于鄒衍古
未之前聞也昭皇用其白帝子也不取楚皇之
矣傳會乎文帝十三年龍見遼明主德議改服
宗王則漢用土德矣果有赤帝子之符焉為文武之

堅若此近寧陵君於...
月立以為王其力之...
臣乃見此歲寒之心...
市死之臣死於義也...
自焚君死於仁也...
業梁王琳之奉承嘉...
乎思臣義士不幸無...
愧君子豈以成敗定...
若周市稱者鮮焉...
以發千載之幽光

通鑑答問卷第二

漢高帝

通鑑答問卷第三

漢高帝

或問樊噲言之諫此興亡之大幾也沛公待張良之言
而後聽何歟曰噲非謀臣也是以沛公忽而不聽微
良之言幾於失天下矣漢始征葛四海之內皆曰非
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
雨吳入郢而處楚之宮關辛聞之曰焉能定楚與民
同欲則興從己之欲則敗沛公始入關見宮室帷帳

重寶婦女處有留居之意此所謂懷與安寶敗名者也未有以收秦民之心而先有富天下之意此心縱與吳越楚宮何以異哉不惟項羽攻之諸侯誰不仰關而奔者紛華盛麗以樂怡憂志驕氣惰心醉智昏其能戰且守乎孟子曰是動天下之兵也沛公從諫如流還軍霸上三章之約除苛解燒秦民獻耳辭而不受若時雨降民大悅人心之歸天命之集也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華范增知其志不在小蓋定天下者存乎志秦於安樂則其志滿醜於化貨色則其志荒其滿其荒以志之小也志大則公平天下不私

身為百世之謀不為一時之謀范增善於規畫樊噲武夫也元沛公之失而進諫辭嚴義正原原臣之風乃與子房不約而今其識慮遠矣項有一范增羽燒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增也默無一言以諫視武夫之喻猶不遠况可以抗子房哉漢有人而興楚無人而亡於斯已決矣雖然人心惟危至可懼也高帝能納諫於咸陽不能不縱欲於彭越曹通高會不備不虞大棄其師身危僅免嗚呼子房周濬子樂不役耳目百度惟正此帝王正心之要也惜漢之羣臣無能格君心者

三老董公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

或問胡文定公曰漢初與張子房為韓彭以明春
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義帝發喪以暴項羽
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言學士大夫
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然則
漢王編素之師假義而行其合於春秋歟曰大者天
地其次君臣春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示誅
亂臣討賊子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書衛人殺州吁于
門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鄰國也故春秋成而亂
賊子懼舉一事可見矣陳恒弑君夫子沐浴而朝

請討之誠以八倫之大愛人人得以致討鄰國不討
則為悖賊之君臣能從夫子之言以正天地之經
則道可復與矣而莫之從也魏安陵君曰吾先君成
侯守此地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臣弑君有常
義戰國時春秋之法猶未泯天叙有典豈以世變
易哉項羽謂義帝負復讎不容之惡應走中原相與
禽逐未有罪而將天討者董公正春秋之義明羽
之為賊師出有名而人心感動師直為正而士氣奮
勳羽豈暴遺德亦同焉尤伐之誅而實賊之徒心未
寤乎羽欲不亡得乎董公之言不但出羽而已

三十一
之軍終夜
之軍終夜
天子之軍

或曰韓
楚而使之
下有無
人者乃
與之圖

以冠復為高祖之業祀漢三不夫舊物曹
將軍信大義於天下武信出師曰漢賊不
兩立日月出六國之論弱之效也古者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不信矣

武關之計壽生取款盒之策皆所以因
初分食盡也良平之智不及此何歟曰天
之才人才有無窮之智惟不自用而能用
者羣才以為才無窮智以為智道者解
其據此山之謀乃出於軍中

信平才智
子勇亮也
為勝負謀
素捷不備
以飢其師
其散東馳
之分太公
空之為也
目而實業

兵而右走藍田之謀乃出
之無窮古之人所以精于
方楚漢唯唯未決競逐於
臣如雲猛士如雨未知制
以分其力其謀發於韓生
其謀發於酈生於是堅壁不
西驚使之疲於奔命則韓
呂后之歸因其食盡遂收
一生之納說非難高帝之
成始於是矣天下固多音
而

高祖下齊 不克臨淄之暴工於謀國而於自謀國
無道也若 韓生說行而身隨鴻飛魚潛從三祖遠
者一言齊 莫重公亦古之逸民歟高祖生遠來
容並論也 時救民而爵祿不嬰其心不可與辯士說
秦之亂也 昔觀集古錄後漢袁良碑敘其出系云當
宅扶義蓋 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
名碑亦關 韓生陳人濤塗之後良之德祖也史失其
或曰齊 韓與漢約割鴻溝以西為秦以東為楚
之約已定良評復說韓生曰

子房必獲之 韓生所以為韓也
子房曰因其 韓生所以為韓也
不可擊也羽 韓生所以為韓也
韓生自遺 韓生所以為韓也
子房義與 韓生所以為韓也
義為重小信 韓生所以為韓也
韓生世之 韓生所以為韓也
韓生亦不 韓生所以為韓也
不克臨淄之 韓生所以為韓也
暴工於謀國 韓生所以為韓也
而於自謀國 韓生所以為韓也
韓生說行而 韓生所以為韓也
身隨鴻飛魚 韓生所以為韓也
潛從三祖遠 韓生所以為韓也
莫重公亦古 韓生所以為韓也
之逸民歟高 韓生所以為韓也
祖生遠來 韓生所以為韓也
時救民而爵 韓生所以為韓也
祿不嬰其心 韓生所以為韓也
不可與辯士 韓生所以為韓也
說 韓生所以為韓也
昔觀集古錄 韓生所以為韓也
後漢袁良碑 韓生所以為韓也
敘其出系云 韓生所以為韓也
當 韓生所以為韓也
居河洛高祖 韓生所以為韓也
破項實從其 韓生所以為韓也
策天下既定 韓生所以為韓也
還 韓生所以為韓也
宅扶義蓋 韓生所以為韓也
韓生陳人濤 韓生所以為韓也
塗之後良之 韓生所以為韓也
德祖也史失 韓生所以為韓也
其 韓生所以為韓也
韓與漢約割 韓生所以為韓也
鴻溝以西為 韓生所以為韓也
秦以東為楚 韓生所以為韓也
之約已定良 韓生所以為韓也
評復說韓生 韓生所以為韓也
曰 韓生所以為韓也

行天... 房間行... 叔氏以... 許之... 盟非... 而滿約... 通起朝儀...
 行天... 房間行... 叔氏以... 許之... 盟非... 而滿約... 通起朝儀...
 行天... 房間行... 叔氏以... 許之... 盟非... 而滿約... 通起朝儀...
 行天... 房間行... 叔氏以... 許之... 盟非... 而滿約... 通起朝儀...
 行天... 房間行... 叔氏以... 許之... 盟非... 而滿約... 通起朝儀...
 行天... 房間行... 叔氏以... 許之... 盟非... 而滿約... 通起朝儀...
 行天... 房間行... 叔氏以... 許之... 盟非... 而滿約... 通起朝儀...
 行天... 房間行... 叔氏以... 許之... 盟非... 而滿約... 通起朝儀...
 行天... 房間行... 叔氏以... 許之... 盟非... 而滿約... 通起朝儀...
 行天... 房間行... 叔氏以... 許之... 盟非... 而滿約... 通起朝儀...

一國... 有常... 間... 聖... 有... 信...
 一國... 有常... 間... 聖... 有... 信...
 一國... 有常... 間... 聖... 有... 信...
 一國... 有常... 間... 聖... 有... 信...
 一國... 有常... 間... 聖... 有... 信...
 一國... 有常... 間... 聖... 有... 信...
 一國... 有常... 間... 聖... 有... 信...
 一國... 有常... 間... 聖... 有... 信...
 一國... 有常... 間... 聖... 有... 信...
 一國... 有常... 間... 聖... 有... 信...

白鹿可以監矣
空有堂無陸之
信也焉知禮自
儀十二篇禮記
禮公三同璧禮
作虞禮器制禮
三代之禮乎六
禮同者有不
而械繫及於相國
歎此叔孫通夔秦之
西晉之亂其籍混統
不傳沈文阿所二真
臚奏實今亦不可致
唐初尚古今學者不
經樂已亡而禮無全
得見之有志古學者
六出

或問陳平六出奇計其事可悉數歟曰古之謀人本
於正而奇生焉後之謀人出於奇而詐生焉正而為
奇猶不失其正也奇而為詐一時之利悠久之害也
夫子以正譎論齊桓晉文若陳平之奇亦晉文之譎
歟以平傳攷之所謂奇計者大略可睹其間楚亞父
也敵國相傾之術李斯尉繚之故智不足以為奇也
其夜出女子滎陽東門也使無紀信捐軀誑楚平之
計亦不得施矣君臣以義相接以信相孚能寵之士
不二心之臣所以保乂王家也偽游雲夢以禽韓信
是教高帝以詐也君疑其臣臣貳于君叛者並起高

嘉靖庚午五月

帝傷于黥王之矢偽游之計實啓之至於平城秘計特救急之下策耳匈奴見羸弱而伏竒兵以平之多智曾不如一婁敬既無料敵之謀又無制勝之術至於危地而後為不得已之計作史者諱而不言以為世莫得聞其祕也乃所以為恥也舉四事而觀它可知矣竒不失正其唯子房乎平終身竒譎謀兵則有餘謀國則不足廷爭不若王陵之正誅呂不若絳侯之果其以功名終幸也

陸賈前說稱詩書

或曰詩書火於秦天下無誦之者漢興陸賈始以雜

說賈其為儒者歟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高祖不知學也當時言詩有齊浮丘伯高祖過魯其弟子申公從師入見于魯南宮而高祖不能用也言書有濟南伏生教于齊魯之間至孝文時乃詔掌故往受之而高祖未嘗問也浮丘隱而不見伏生耄而後有聞此高祖不學之過也古者立教造士莫先乎詩書陸賈辯士也耳剽口誦而稱述之若二南之正始二雅之言政典謨訓誥之軌範帝王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賈何足以知之其言湯武以為逆取順守此戰國駁雜卑陋之說其著新語不過秦漢之失得不

以堯舜之道告其君不以孔孟之訓格其君賈馬得
 為儒者哉挾書之律未除遊學之路未廣大風之歌
 曰安得猛士而已求賢之詔曰賢士大夫肯從我遊
 而已通經學古之士不在列也次律令申軍法定章
 程制禮儀孔氏六藝之傳不得與也孝文好刑名黃
 老而詩書以異端廢孝武有表章之名而詩書以空
 言廢孝宣有講論之名而詩書以法律廢是詩書之
 道未得一試所存者章句訓故爾漢終於雜霸道而
 士以經術為祿利之資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載無真儒亦可歎夫

置酒詩以擊節歌

為問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何以
 為霸心也曰高帝以猛士取天下而思得猛士以守
 之其心則霸者之心也昔者成湯敷求哲人俾輔于
 爾後嗣旁求俊彦登進後人武王詔厥孫謀以燕奠
 予周公曰繼自今後三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王者守
 天下之道如此若猛士可與除亂不可與守成秦有
 三請荆蒙恬非無猛士也其效可睹矣三后之悍戾太
 子盈之柔弱帝為首於趙王如意之類已高庶之分
 未定變故適在國圖不在四方萬里之遠宋天下之

真賢實德以輔天子嚴內外之辨以抑母后與政
之萌事無大於此者夫子緩頰東而急蕭牆立
之思乎且漢前諸儒士莫若信越布教功高柱
繼貞誠轉信傳德而動故人之結亦不自
士其可恃以守天下乎強如周昌不能留趙王
智如子房僅能救南山之老帝何以為歲暮之
帝之詔有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
待賢人而成名夫周文之事非帝所敢望齊桓
之既帝亦念及此乎是以知王道悠久而無盡
德近而易毀此竊所以為高帝累也君子臨
大節

卷之三

九

而不可奪可謂
所能也在易師之上六闕國承家小人勿用
狂士而不慮其必亂邦以唐太宗誤於託李
之大臣知事意之益者一王陵爾而不能止
不王它日平勃之謀幸而成否則漢其殆哉
或問高帝不脩文學何以祠孔子曰聖人之
如日月戰國自紛爭秦自阮焚不能晦其明
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在天地未嘗一日無陽
嘗一日無天理則盡於上復生於下道不可
終泯也

通魯祠孔子

太史公曰高帝誅項籍與兵圍魯魯中諸儒
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
國哉然則帝之過言而祠孔子亦有感於斯
不悅儒學然約法三章代虐以寬此三代得
仁三軍矯誦為義帝京代此三代取天下之
資暗合於儒於此有真儒之孟子者引之當道
綸大經建立大本正家以法過臣以禮興起
道文措之事業則孔子之道可以復行漢其
惜也帝之所用前聖之美意不得見於為治之
治之

用蓋非漢廷諸臣論卑漢不足以佐下風嶽張宣
公有言高帝資質最敏而學相合而最不喜學武帝
元帝最驕為喜儒而最與儒學相背兩者常相遠而
後魯二生不為高帝一出也其知言哉乎士不圖天
道之要下不被至治之序漢無真儒故也

欲易太子

高帝高帝從諫如順流至欲易太子何諫者之不入
諫曰帝王正心之德不明矣矣仲虺諫成湯曰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垂後昆所謂制心者明天也以道
人欲使心有所制而不敢尋也高帝誅秦變易易

南北軍一諸呂

老臣

由此起

德裕謂授兵產祿
曰時彊孺子焉知
陳平畏死憲失
言危疑之際僅能
以兵柄屬后戚哉平
之言喜於脫禍而
如湯平之罪大
為義而不為利平無
陳平實起之王

危劉氏皆因
家大體為呂氏謀
從之不幾於一言而
社稷存亡為己
於謀身而慮不及國
事不暇恤焉得
失所謂大臣者從臣
所不從又具臣所
氏之權長高實起

權非矣實起之三臣

兵以南北軍相制衛宮

之諸衛也請城之兵在

於林也昔者成王之顧

命侯已取以二千六百

命者家軍傳命者二

之嚴防危慮患之審

子宮中已有非劉氏

氏之德意舉中外兵權

以四皓調護

非一也鄙夫可與事

兵在城內者為南軍

外者為北軍若魯之

中召公命仲桓南宮毛

貝百人逆子劍下西門

承命者師尚父之子也

此今也惠帝祖而名他

帝者大臣媮合而各

授之高帝之業且應

太子之功議者猶謂

左則四皓之安劉乃所以成劉也况陳平之楚
還謀身不謀國為呂不為劉其能免於首禍之名乎
莫特誅呂之功不足以贖其罪董子曰為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
不知其權雖然卒不足違
此軍以制諸呂喻中外以
帝之威德孰不雲
漢宗不至於幾亡矣惜哉
勃之失此幾也

高右
議欲立諸呂為王

王諸呂之議王陵既爭

平尉繚反爭之

以平乎曰非劉氏而帝
者諸臣奉而君之無
不係漢之存亡也其失在
平孰敢嬰其鋒曰帝而帝
曰王而王以而聽之爾表
秋魯國之賊皆先得兵權
而後動於惡公子盡再
以命公子慶之立兵伐曰
於莊公即位之二年仲遂
悉兵前出入祀伐知會
師救鄭始於擅兵終於無君
之命言之為萬世戒呂
以將南北軍其為釐慶父
之節節也夫矣陰疑冰
聖異姓偃然為帝何有乎
焉之盟王陵爭之於末
同益哉外戚握兵未或不

亡三秦之為大司馬... 防於後不難於早威... 自營產錄... 之法

勃入軍門

軍中皆左

劉氏左袒袒有左右... 問吉凶皆袒左... 古故觀地云左肉

宜施於右... 為呂氏者有利... 此致之六則勃... 高帝之餘澤... 呂氏之餘威... 漢用矣南軍雖... 將待變... 張東之用... 古禮爾

卷之三 二十六

代王即位入去 央宮夜拜宋昌為青室將軍

鎮撫南北軍 張武為郎中令行廢中

入禁也曰自世變之 代來者摠兵柄不加虐甚

之不古而人君不得不遠天

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國之神器君之大柄福祿

世初詰爾戎兵張皇六師

入變之甫定乎漢南北軍

權移於呂氏今之權歸於

帝異常時則君臣之分定

權在上而不在下有變則大臣擅立君之威不亟收

之則君弱臣疆之漸將不可制文帝夜拜宋昌以收

兩軍之權張武行殿中以收禁衛之權乾坤開闔風

雷迅厲一夕而軍國之紀綱以正君臣之堂陛以嚴

雖有示人不廣之迹其意則天下之至公也帝之此

舉若私於用親臣實所以全大臣故平勃皆以功名

自終若宣帝之待霍氏光為大將軍子為中郎將兄

孫領胡越兵壻為東西宮衛尉假其權以養其惡優

之乃以害之然則文帝其可輕議哉

文帝

文帝

言諸清原成年 六月六日

有司請蚤建太子

或問文帝元年有司何以即有建太子之請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正而天下定高帝初爲漢王二年立子盈爲太子此漢之家法也以高帝之豫定猶牽於如意之愛惠帝繼嗣不明遂有易姓之變稱制之僭厥監不遠有司所以固請也呂獻可諫行議建儲貳之賞謂漢史載豫建太子但云有司不著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言之是公於天下賞之者私於己也蓋漢俗近古上無私恩下無貪功與後世異矣然文帝知豫建而不知豫教周勃灌嬰知爲竇氏擇師

傳而不知爲太子擇師傅也用智囊之術所習者刑名逞博局之忿所尚者刻薄賈誼選端士正人之言聽之藐藐也帝王之學不傳而垂裕詒謀視詩書所稱有愧焉文帝天資粹美豈大臣無以格其心歟自漢而下人君以建儲爲諱若唐之宣宗後唐之明宗其終也官寺擅置君之權宮闈起稱兵之旣是皆不學之過也古者不諱危亡賈誼謂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曰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文帝不以爲諱彼諱言建儲者其能長有天下乎文帝可謂知爲君之道矣

還千里馬令四方毋求來獻

或問文帝却千里馬而不受四方之獻其後人給家足衆庶街巷有馬然則一馬之還可以致天下之富歟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西旅貢獒召公訓十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文帝之詔與聖王之事古大臣之訓若合符節昔者穆以八駿荒晉以小駟敗楚以兩肅爽幾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平公恃之以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夫受一馬之獻若未爲民害而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四方聞風爭以珍奇中

急荒竊逸由是而生愁怨離畔由是而起此
 虞所以亡虞也武帝因大宛之馬窮征遠討殺卒十
 八萬以其軍還入玉門者纔萬餘人得善馬數十匹
 而已所重者畜馬所輕者民命人君可不謹所好武
 帝之殷富武之虛耗可以鑒矣昭德塞遠以臨照
 百官文帝有焉此帝所以為仁也先武以千里馬爲
 貴車其克紹祖烈者歟

問一歲決獄錢數

或曰決獄錢數幾曰不知乎曰有主者然則平爲知
 治謹歟曰爲治之體有司治其詳大臣治其要必其

事而不知者非也。諺其責而不知者亦非也。周公
立政曰：其勿誤于獄，惟司之教。夫言刑之重也。
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田，言財之重也。惟刑與財
各有攸司，而周公實治其五。司寇蘇公為政，由獄以
長王國。周公特告太史以為後法，重民命以培邦本
也。無逸之戒，以萬民惟正之。兵常貢正賦之，無橫
斂也。一刑或誤，民生必傷。一負不節，民力必困。周公
豈徒曰論道經邦，實理陰陽而念不到此哉。夫一歲
獄可以見法之繁簡，俗之厚薄。一歲錢穀可以見
國計之盈虛，黎元之息耗。比真宰相之事，勃之盛衰。

曰：不知其職，平乃責之。廷尉治獄，內史是亦未
職也。獄寬而放，紛財聚而愁，恐其可理。陰陽順四時
乎，明刑協中，非皇陶懋遷，民非萬稷而曰：卿大夫
各得其所，可乎。當是時，秦之餘俗未改，公私之積可
痛平為大臣，莫之省憂也。知治體者，漢相唯魏相而
已。四方異聞，逆賊災變，輒奏言之。且言風俗尤薄，殺
父兄及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不曰責在廷尉也。奏
發之，不謂示教之饒，所以周急繼困，故事詔書凡二十三
事。皇八制用以備凶災，不曰責在治粟也。漢陳平之
言，其說弊將為三行房館，一請談矣。王制曰：大司寇

則商賈多
則道未通
生者帝能
之盛矣情
其不遇風

夫王以宣信者為於
其生自生自公
其而各為馬則多
帝之不能為文三
隊數哉

是於暴暴至
之禁國朝母生
乎之效庶幾周
於文王之後者

或謂古者

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

正也多乎什

一六集必

未易乎什一夫籍必

而賜民百種之

十不幾

聖師命籍者

未田之有租
十倍於

故民多

於是開籍

力故民務農在

年之詔也

於是開籍

力故民務農在

於貴粟使

入粟於邊

力故民務農在

郡縣足支

一歲於是賜

力故民務農在

帝之詔也

明年除口

力故民務農在

田租三十

一則以為

力故民務農在

滿太倉之

粟充積

力故民務農在

而巴安為國以我為利未利於國也以利為
利未有不善於國也有子曰君執與不足者
其景見之無相中與之切而解用度不足者
什二之流建武六年軍士屯四種備差積三十
一知者割者自老景之後為定制也若年義不登
則毋出田租郡國故矣以上則毋收田租人旱
則勿收田租史不絕書上文申子所以稱
於師人助

國書六口
賦之吏也而張

其原商裕之終在也伊尹以善言亂政戒
未珍原王所以命曰公也高公作立政曰勿以檢人
或王作同官曰無以利口取譽官所以反商之教也
自戰國縱橫之士持三寸舌以筆鼓諸侯秦廢詩書
仁者衆木訪近仁者寡利口覆邦家之流
馳波沒跡雖以功臣為相少文多實而
易章也

臣特以簿書期會為大故者安能以聖人之
 之相業哉其後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巨下
 是以聖經為司空城旦書也夫子制春秋以
 其終不行矣夫

周勃下廷尉

或曰絳侯有誅呂安劉氏之功文帝下之廷
 議功少怨微薄太后之言亦曰殆哉或謂帝
 侯所以全之其然歟曰遇大臣以禮待功臣
 則係緜而因辱之也漢襲秦法君臣之際不
 能改於

也至文帝習以為常帝之疑絳侯始於非
 之對繼以率列侯之國之詔君臣之義已睽
 疑而被甲持兵之事起雖張釋之為廷尉而
 貴自若此路溫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
 者帝因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然古者師友其
 徒隸視之景之於周亞夫武之於竇嬰元之
 之成之於王商哀之於王嘉摧折粹抑至重
 甚豈非高文詒謀之失歟或曰張釋之於犯
 則爭之絳侯之繫不聞其抗奏也爭於小而
 大豈亦視以為常歟曰太史公謂積威約之
 競自高

欽李斯以是為常法漢之君臣恬不知怪張蒼為相
未嘗救文帝之失明絳侯之忠况廷尉乎故曰漢襲
秦之罪大

除盜鑄錢令

或曰除盜鑄之令以不能禁吳鄧不若不禁也曰吳
王濞即山鑄錢尾大難制謂之不能禁不可也鄧通一
幸巨賜以銅山使之自鑄是與人主分富貴之柄也
周官予以馭其幸此豈所當予歟它日申屠嘉為相
檄召因折之如待奴隸何不可禁之有蓋文帝仁厚
欲省刑罰滌煩苛故除其禁非為吳鄧也

幣周立園法有泉布之名有輕重之權民不得專
利也秦惠王二年初行錢始皇三十七年復行錢莫
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文帝為錢益多而
輕更鑄四銖蓋以錢輕而多偽非嚴刑峻法所能止
莫善更其制而得輕重之中弛其禁而省刑辟之繁
晁錯謂鑄錢者除為實大變人其知之矣武帝更以
鹿皮白金更以三銖赤仄不但吏民犯禁之多而大
常不收赤仄者為城旦汝南太守不用赤仄為贖者
為鬼薪則法令之密可見矣山造白金五銖後五歲
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以是觀之文

帝除盜鑄之禁以紓天下之民豈不仁哉

賈誼上疏

或問賈誼言可為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新書分為七篇何縣曰朱文公謂新書乃其藁草也又問可為流涕者二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不載於何縣曰新書論足食勸農者是流涕之策而班史載之食貨志論制匈奴凡二篇實一事也食貨勸農為二又問顏師古曰可為長太息者六二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呂成公曰見於傳者有三風俗也教太子也體貌大臣也其三可得聞

新書言庶人上僭班史取為太息之一秦俗也一為不以為太息而班史取為太息之二言教太子是為太息之三言體貌大臣是為太息之四等齊篇蓋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史削等齊不取而以銅布載於食貨志總而言之太息者六繁然可見矣昭帝通保博傳今在大戴禮蓋以新書傳職保傳胎教密經四篇合為一朱文公謂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若講其言之要者今攷是篇有學禮有明堂之位有三言史記之託蓋於傳者其略也嘗觀誼之疏於禮義廉恥反復言

之曰商君遺禮義曰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曰
 崇禮義指廉恥日甚此言薄俗之未變也曰廉恥
 以治君子曰頑頓亡恥集詭亡節廉恥不立且不
 好曰俱亡恥俱苟妄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
 曰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此言遇臣之有節也
 何霸者之位誼誦法孔子者也而以完氏四維
 若蓋風俗根本實係乎此然禮義所該者廣廉恥
 指者切未有不顧廉恥而能脩禮義者也論語
 有恥可謂士矣儒行曰砥厲廉隅此士之所
 也凡民也戴天履地而為人誦詩讀書而為士

禮義指廉恥以異乎
 之士所言皆漢之治體
 而廉恥文立身之大節
 士舍是則違禽獸不遠矣
 於義也舍爾靈龜觀我
 審取舍之說學者亦必審

除秘祝

或謂秘祝移過於下其秦
 有罪在予一人秦誓曰百
 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

之民亦可愧哉誼有經
 此四字可為學者之藥
 之所以為人士之所以為
 實其耻舍車而徒君子
 顧小人喻於利也實生有
 於斯

所以亡乎曰湯誓曰萬方
 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違
 厥德曰朕之愆此以民

過為己之過也湯改過不
怨過之不知知而不改也
殷紂孔子以為知大道宗
與民子章以為有君人之
誅言民怨而弗恤惡稔
罪不令於李斯也祝官移
也高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怨不亦甚乎文帝之詔曰
之非宜由朕躬古帝王之
云求福不回文帝有焉

古說命曰無恥過作非
定昭王赤雲之災不移
京公熒惑之變不移於
百過其可移乎秦禁誹謗
而弗聞李斯分過而秦之
過而秦之禍不移於羣臣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秦之
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
盛心也詩云自求多福又
官致敬無有所祈謂歸福

願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
命曰常畏過行以羞先帝
不終可謂敬德而惟一矣
武宣之後黷于祭祀何足

擊匈奴逐出塞

文帝遣將擊匈奴逐
出塞而還不壹大治之何
至于大原言盡境而還
四王曰還歸言振旅而歸
將軍陳武等議及士民樂
透設候結和通使休宣此

陸為功多矣且無議軍二十三年之間治外規摹不
易於此匈奴入寇遣灌嬰擊走之不窮追也單于遺
言報以無負約不逆詐也易民徙邊而備御固積粟
塞下而兵食豐先為自治之謀隱然安疆之勢張相
如之長者燕布之烈士並為將軍非生事要功者也
逐之出塞亟命還師六月常武不專美矣然帝未嘗
一日忘武事也馳射上林勞軍細柳戎兵之事不敢
怠弛也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封疆之臣不
敢退也周宣得中策若文帝之待匈奴周宣尤不備文帝何

鼂錯對策高第

或問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舉自此
始然未有應是詔者十五年再舉始得一鼂錯何其
才難歟曰書云敷納以言言非文辭之謂也或以德
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不類乎言也以文取士自文
帝始帝親策三道之要垂問四者之闕將以廣箴諫
之陸求經濟之實也錯乃對以親事法官之邪說大
功數十之諛辭豈虛心待賢之意哉武帝以後若
孫弘又在錯下文中子稱洋洋鼂董公孫之對蘇
謂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鼂董公孫之流皆有

卷之三
三十一
舉之累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愚謂
非鼂公孫之儔也尚論者當有以別賢良之對正
大謙直在漢一董仲舒在唐一劉蕡而止耳其
科舉之空言場屋之小藝不足觀已

新垣平言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於汾陰
汾陰欲祠出鼎

或問新垣平言汾陰出鼎至武帝時鼎果出於汾陰
平乃以詐誅何歟曰平既誅而方士之誕復用於武
帝之時汾陰得鼎安知非方士之飾詐欲以神新
平之術乎司馬公作原命曰天道精微非聖人莫

知眚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
孫氏禪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厄會之象而不知
王莽乃云洪水為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為天子而
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公劉秀亦更名以應之皆
無益於事以是觀之數術之言於後者猶若此况
新垣平玉杯之詐已見其誅宜矣是以恠神聖人所
不語奇衰之術君子遠之

申屠嘉責鄧通

或問申屠嘉為相之威風折辱幸臣而幾殺之亦文
帝有以重其權歟曰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出入

起唐固有不欽奄寺嬪御之政官中之次舍王官之士庶子皆領于冢宰之官此周公輔成王之法脩身齊家清明純粹以為乎天下之本大臣格心之學莫先於此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丞相受制於中車府令外內之踈昵不侔矣漢高帝近一宦者而大臣不得見樊噲是以有排闥之諫文帝能使幸臣畏宰相而朝廷肅然有泰山喬嶽之重申屠嘉可謂有古大臣之節文帝不學周官暗與之合英主之所行也逮景帝時內史錯貴幸而嘉自絀丞相之權始輕周亞夫議徐盧等侯謂丞相議不可用而丞相遂無

權逮武帝重中朝而輕外朝嚴助等與大臣辨論而公孫弘數詘石慶請治近臣所忠乃受其過贖罪而丞相克位矣又其甚者王嘉奏董賢而不免於禍東都三公之權移於臺閣楊秉劾奏中常侍尚書召掾屬問以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對以申屠嘉詰責鄧通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於是尚書不能詰然而若秉之舉其職者鮮矣諸葛武侯謂官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此出師一表所以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歟抑嘗謂文帝之明能斥鄧通而去之則通

正德二年補升
亦不至餓死惜帝不能遠佞人也

遺詔短喪

或問胡氏云短喪之詔謂吏民也景帝自短三年之制是薄於君父自景帝始其論正矣漢之群臣於其親不行三年之服豈亦文帝為之歟曰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薛宣為丞相其弟脩待母服宣謂三年服少能行兄弟相駁是漢相不行三年之制也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建光中尚書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宜復建武故事陳忠上疏謂高

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初大臣不得告寧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官豎不便忠奏遂寢是大臣之服正於高祖變於文帝建武又絕之安帝復行而又廢也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是刺史二千石下及中官皆不行三年之制也因文帝之顧命廢天下之通喪此非景帝之過歟或曰應劭汪文帝紀謂三十六日釋服

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禪又無七月也應氏失之其說孰是曰劉貢父以翟方進傳三十六日為證則應氏不誤矣又攷唐常衮傳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然則三十六日之制始於漢文帝二十七日之制始於唐玄宗可以證應氏之說辨顏氏之誤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三十有六月譏詆

諸儒張東之... 而元感論... 禮諸儒之議茲不... 日易月亦有是說矣若人君之... 舉

以德化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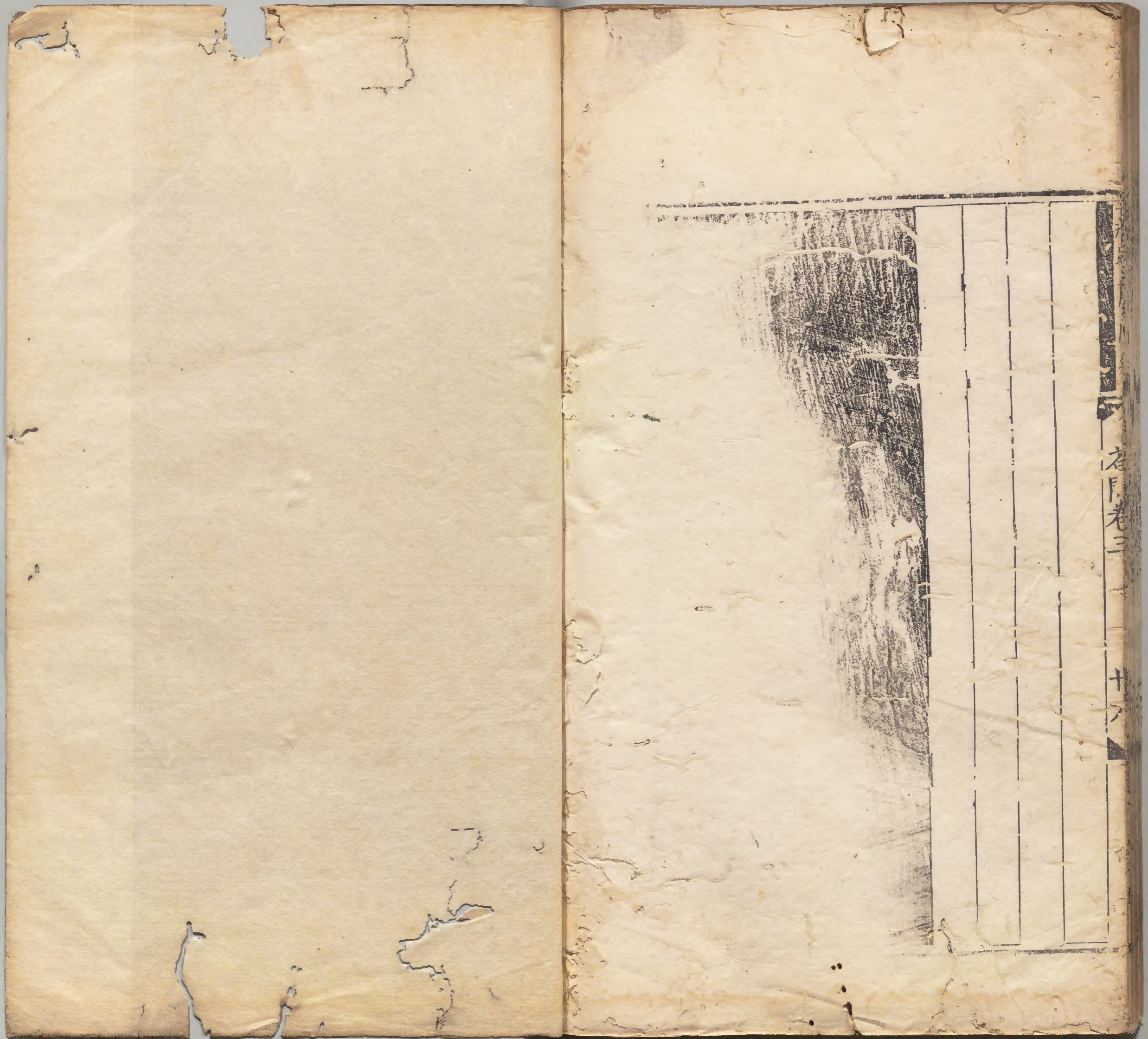
或問文帝以德化民有迹可言曰... 書之... 叙傳所述... 太宗穆穆允恭... 化民以躬帥下以德又曰我德... 民應如中... 躬行本於寬仁恭儉玄默清靜風行俗成庶幾... 勝殘去殺以帝之大資能興三代之禮樂復三代之... 制度則教化浹洽而王道成矣惜其有言庶之效未

知聖王所以養民者也。農不供貢，其不以擊言不
新館陵不崇墓，四者皆帝之盛德。其大者不輕於用
兵也。太史公律書載：且無議軍之詔，繼以百姓無內
外之憂，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
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又曰：天下新云，湯
又民禁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
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
稱有德君子者，邪通鑑雖不書，而以德化民之實
此可見矣。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
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此蓋仁者之仁也。是

文帝亦云

通鑑答問卷第三

通鑑答問卷第三



老
卷三

十
六

